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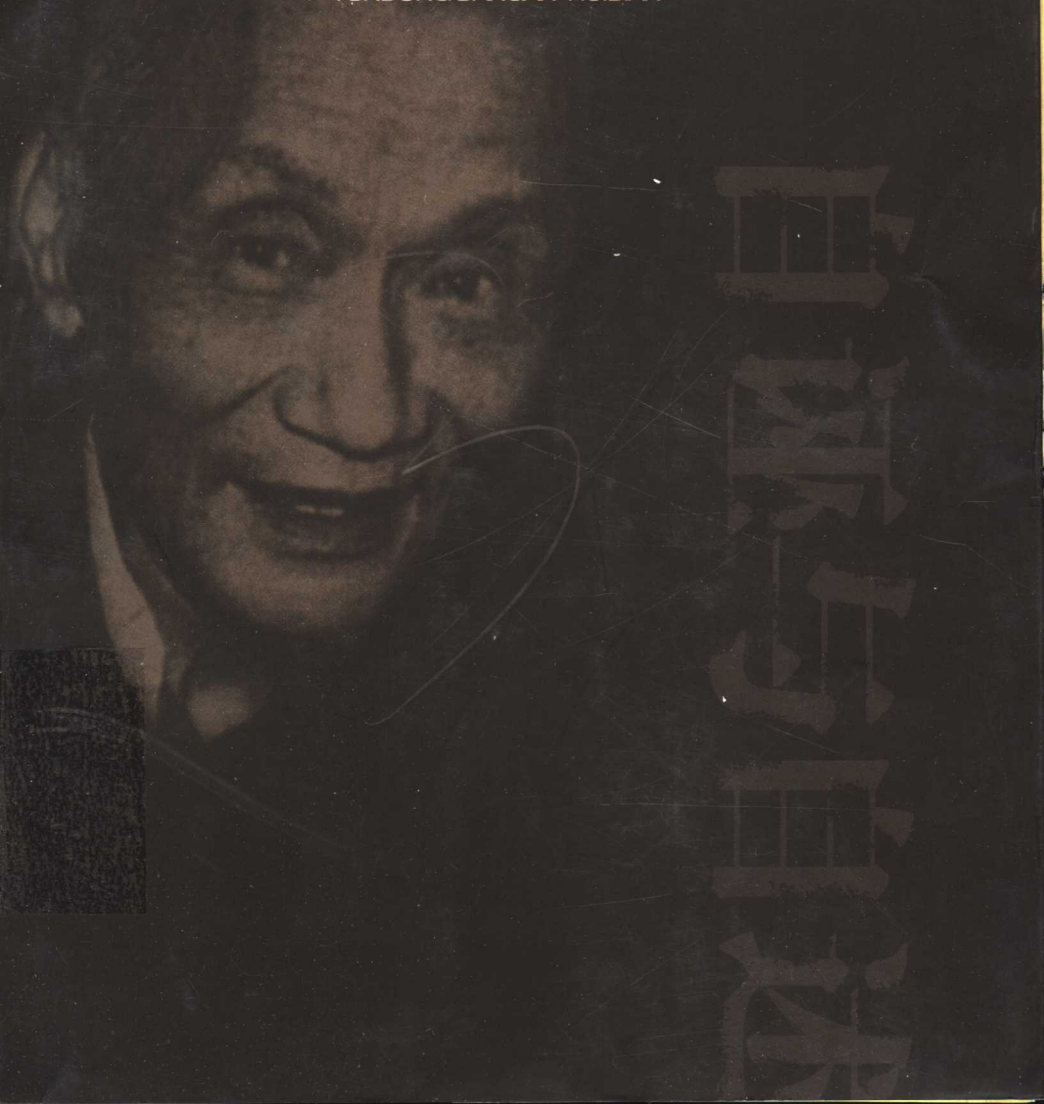
自诬与自述

聂绀弩 运动档案汇编

ZIWU YU ZISHU

NIEGANNU

YUNDONG DANGAN HUIBIAN





聂绀弩

运动档案汇编

WUHAN
PUBLISHING
H
武汉出版社

自述与自述

Zi mu yu zi shu

本社编

WUHAN
YUNDONG DANGAN HUIBIAN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诬与自述 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本社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4

ISBN 7—5430—3232—5

I. 自… II. 本… III. 聂绀弩(1903~1986)—档案—汇编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212 号

书 名:自诬与自述 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

编 者:本 社

责任编辑:吕植壮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20 千字 插页:4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册

ISBN 7—5430—3232—5/K·288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聂绀弩

自述与自述

ZIMU YU ZISHU
NIEGANNU
YUNDONG DANGQIAN HUIJIAN

新书信息



聂

绀弩全集

聂绀弩全集(十卷本 480元)

武汉出版社出版

邮购电话: (027)85606403

自述与自述

NEIGANNI
YUNDONG DANGAN HUIBIAN



聂绀弩 运动档案汇编

责任编辑 吕植壮
封面设计 刘福珊

ISBN 7-5430-3232-5



9 787543 032323 >

ISBN 7-5430-3232-5/K · 288 定价: 16.00元



1980年秋聂绀弩与胡风、萧军于北京



1938年初
聂绀弩与丁
玲、萧红、
田间、端木
蕻良、塞克
在西安

编者的话

本书收录了聂绀弩在1954年至1957年几次运动中的部分检查交代材料。这些材料是作者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清理档案时发还的。原件由周健强女士收藏并提供，朱正整理成书。其中的《槛房杂记》已编入回忆文集《脚印》，其余首次见于本社出版的《聂绀弩全集》第十卷。为保持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尽量原文照录，错漏之处以[]更正或补全。作者删改之处照录，并以“编者注”简要说明。办案人员所加的横线保留，其他符号以“编者注”说明。

目 录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1954年5月22日).....	(1)
历史交代(1955年6月25日).....	(3)
一、参加革命工作以前	(3)
二、在日本的时候	(3)
三、上海时期以及和康泽的来往的始终	(4)
四、和谷正纲、卓衡之的来往	(11)
五、和曾养甫的来往	(13)
六、见过一次张道藩	(14)
七、从重庆出来的路上	(16)
八、在香港的一件事	(17)
九、整个略历及在香港的几件事	(19)
历史补充(1955年6月26日)	(24)
历史材料重写(1955年).....	(27)
一、胡风问题	(27)
二、康泽问题	(32)

三、谷正纲问题	(34)
四、张道藩问题	(36)
五、曾养甫问题	(37)
六、从重庆到香港的经过	(38)
七、姜斌问题	(41)
补充材料(1955年7月20日)	(48)
历史交代再补充(1955年7月25日)	(58)
一、从东京到上海	(58)
二、和康泽来往部分的补充	(62)
三、在桂林	(66)
四、重庆一事	(72)
五、从重庆到香港	(74)
六、又一次到香港	(78)
致陈克寒、戈矛的信(1955年9月10日)	(91)
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1955年12月)	(96)
三十万字和猖狂发言(1955年)	(117)
和姜斌在香港	(122)
曹和江(1955年)	(132)
两个鬼影(1955年)	(137)
叫回来为什么不回来?	(140)
在香港时的“阔”和贪污	(142)
在香港和哪些人来往	(144)
在党内关系的不正常	(146)
王国和政策(1955年)	(158)

检讨(1955年12月)·····	(166)
追溯我和康、谷的关系(1955年12月29日)·····	(177)
愿意或能够做什么工作·····	(181)
致党支部的信(1956年2月)·····	(184)
对于反省的看法·····	(187)
对支部大会决定的意见(1956年5月24日)·····	(197)
关于黄若海(1955年6月26日)·····	(205)
关于彭燕郊(1955年6月26日)·····	(206)
关于周颖的发言·····	(208)
关于周颖的发言稿·····	(215)
关于冯雪峰(1957年8月17日)·····	(221)
关于到矿业学院去(1957年8月17日)·····	(226)
关于陈企霞(1957年8月18日)·····	(228)
关于和社内几人的来往(1957年8月18日)·····	(230)
关于和某些人的来往(1957年9月23日)·····	(235)
关于宗派主义(1957年)·····	(243)
检讨(1957年11月10日)·····	(248)
一、我和王任叔同志的关系问题·····	(248)
二、在二编室的工作问题·····	(253)
三、替周颖改文章问题·····	(259)
四、结论·····	(264)
五、附录·····	(266)
甲 在反右中写的残稿三页	
乙 在检讨中写的废稿四页	

最后全面检查材料(1957年11月28日)	(270)
一、言行	(270)
二、思想	(272)
三、改造	(276)
从改组派说到画册	(280)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

(1954年5月20日)

一、从来没有领袖欲、首长欲、权位野心之类。更没有用欺世盗名的手段或其他阴谋诡计在党内党外捞一把的行为或思想。刚刚相反,倒是怕当首长之类^①,怕做行政工作,尤其是领导工作。具体事实是曾因不愿做中南文艺学院院长及中南文联主席或副主席,而到北京来,现在对部分领导工作也感到若干苦恼。因此,宗派、山头、小王国之类的行为或思想,也从来不曾有过。

二、从来没有怀才不遇、大才小用之类的感觉,但并不等于说完全没有认为某某同志的地位太超过于他的能力或资历的思想,即并不等于无论何时完全不和别人相比。不过这相比只觉得他太高,而不是觉得自己太低。而且这种思想,一下子就过去了。

三、因为太没有某种欲望之类吧,另一种个人的东西就抬起头来:对自己要求低,律己不严,对政治关心不够。这表现为两种情况:一,自由主义,总觉得自己把自己安顿不好,这里那里都不合适。总想当职业作家,写点小文章,或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因此,生活散漫,工作不够紧张,组织性纪律性差,对领导不主动接近,请示报告执行得不严格,领导工作方面有若干自满情况,业务钻研限于极狭小的范围,这些都曾造成工作上的损失。二,自得自满、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幼年失学,走入社会时又毫无凭藉,阅读和写作

^① 文中下划线为办案人员所加的着重线,下同。

能力都是自学来的，自己又还有写点小文章的一技之长，不免自得自满。再加上在文坛上的时间不短的包袱。新近又对于古典文学（主要是《水浒》）有了一点半点的理解，更形成一种自高自大、沾沾自喜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多少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和领导、和其他同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集体领导。

四、这种个人的东西怎样来的呢？其一，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未进过学校，没有集体生活的习惯。其二，卅多年在社会上独来独往的经历。其三，最初接触到的新文化书籍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免还有若干残余影响。其四，思想水平极低的一种作家生活。其五，虽有廿年党龄，却因为在白区做文化工作，未过长期的党的生活，在解放前，也未直接受到严格的党的教育。其六，旧书和旧文人（才子、名士之类）的积习的影响。

五、目前还有某些心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决心把工作搞好，把集体领导搞好，逐渐克服自己的一些弱点。但有一个弱点还很难克服：想当职业作家或专研马列主义。尤其是近来很多人写文章提倡小品文，触到我的痒处，真有跃跃欲试之感。我觉得这种想法，固然有个人成分，但也不完全是个人的。

六、这种检查太粗略、太浅、太笼统，或者还不中肯、不全面，又未举具体事例，但负责是没有虚伪之处，整党时曾有较详细书面检讨，约万余字，存我社人事科，必要时可调看。

一九五四、五、廿

历史交代

(1955年6月25日)

一、参加革命工作以前

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一,我是国民党员。二四至二五,约半年多时间,我在黄埔军校当学生。二五下半年至二七上半年,我在苏联孙中山大学当学生。二七下半年至二八年上半年,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当训育员(约半年时间)。这一段经历造成我以后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为留过苏,在苏联所受的教育,虽然在当时没有发生作用,但回国后逐渐发生了作用,使我有走向革命方面来的可能;因为在国民党有七八年历史,使我在参加了革命之后,还和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没有一刀两断地断绝关系,其中主要的[是]留苏的和伪中央党校的。

二八年上半年至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这个时期,都在伪中央通讯社当编辑。这一段经历给我以后的影响较小。

我的报告,侧重于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关系方面。

二、在日本的时候

九一八以后差不多年底到东京,在那里参加左联。来往的人,除了胡风、何定华、王达夫以外,没有什么别人,因为是个新环境,认识的人不多。有一个值得说说:杨玉清,现在在台湾。左联支部

议好,用一个什么学术或时事研究会的名义(名义记不起了),约几个人开开座谈会,争取他们。里面有一个杨玉清,另外一个陈建晨(女)。陈建晨和我的老婆有来往,曾经住在一块儿。我先也碰见过。杨玉清是这回才认识的,他和胡风、何定华、王达夫似乎都很熟。这个人也是湖北人,后来知道他和张之本有较深的关系。当时的印象,他是个极滑头的人,满口漂亮话,辩证法也懂,革命也赞成,只是要他动一下却很难。标准的国民党式的官僚。同他开过一次会,推他做组长召集会,他就表示宁可退出这个会。还和他个别谈过一次话,记得谈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他大骂郭而推崇顾颉刚。我对郭的古史和甲骨文的研究是很喜欢的,因此,几乎谈不下去。那会,似乎只开过一次。不久,我们就被捕了。我们被押解回国之后,他还在东京。以后,抗战期间还在重庆碰到过他,没有来往。

在东京的时候,收到孟十还的信。孟十还是留苏同学,在一个宿舍里住过,所以相当熟。他和我,在学校是被一部分人认为不问政治的文学家。他这时候在浙江图书馆做事,来信说,他在林柏生办的《中华日报》出了一个文学性的旬刊,名《十日文学》,希望我写点稿。并附了几期刊物来。我看他的刊物,态度还好,就寄过几篇短文给他。那些稿子现在记不起了,大概意见很不成熟而态度又很“左”的。这是我后来回到上海能到《中华日报》编[副]刊《动向》的张本。

以上这个阶段,何定华同志当能证明。

三、上海时期以及和康泽的来往的终始

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认识了吴奚如,是在一个同乡孙铁人家里认识的。孙铁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老国民党,参加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

来的，我的父亲开过大烟馆，而且很早就死了。读过几年私塾和半私塾似的高小之后，就完全失学了。我之所以能到外面来，完全是孙的力量。他自己是个老腐败，大烟鬼，属于旧式才子之类的人物，连三民主义是什么恐怕也不知道。这时候，在上海当寓公。吴奚如也是同一个城里的人，但以前不认识。只听说他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曾活跃过。后来在河南坐了几牢，出来了，刚到上海不久。

回到上海这年年底前不久，孟十还到上海来了。他说他想离开杭州，到上海来专搞翻译，先来看看有法子生活没有。这回他似乎没有找到什么法子，两三天就回去了。后来到上海来，是向《译文》投稿投上了的时候。但他却给我[找]到一个生活的路子。这两三天中，他去会过林柏生，林柏生请他和我吃饭。林柏生也是留苏同学，但很不熟。他之所以也请我吃饭，主要的恐怕是陪孟十还，当然因为看过我在《十日文学》上写过稿子。请我的话是孟十还说的，到林柏生家里去也是他带的。吃饭的时候，林柏生说《中华日报》要改版，要请一个编副刊的，问我有没有人介绍。我问要像什么样的人。他说像我这样就行。孟十还说，何必转弯抹角，就说要请他好了。林说，怕他不干。孟说，他反正没事，有什么不干？我说，恐怕很难编。照上海的风气看来，编稀松了没人要看；编尖锐了于报纸有妨碍。林说，不怕，现在汪先生（精卫）当行政院长，稍为左点没有关系。《十日文学》（此处文旁有办案人员提要：“编《十日文学》”——编者注）虽未太叫座，态度已经不右了，可以作为新副刊的标准。我回来报告左联，问可不可以编。左联讨论后，认为可以。第二年（三四）三月一日开始编《动向》。主要的作者都是左联的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大概编了七个月，连汪精卫也受不住国民党的攻击，就停掉了。当然也因为《动向》给报纸打开销路的任务也完成了。